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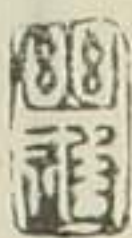
寺靜軒
著

繁昌後記前編

76
3813
6



門 76
號 3813
卷 6



夫聖之歎、尚存若存、况尔生乎、積善
 之業、不善之殃、是或臨深、或處大堂、則
 天堂地獄、安知果亦有、吾或木師、靜於在
 佛、者討帳、鬼所若而卒、遂推地獄、欲記其
 愛相、以消、夜尔生、名彌曰、如昌、後記、未及、持
 行、勿收、往、生、極、樂、詎、今、四十、餘、年、稿、中、尚
 存焉、書、錄、大、學、閣、將、刊、焉、來、請、緒、云、余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昭和 34.10.23 購入
 藏 書

每六日言 戶
笑第之曰子之願欲能屎掃而生極樂者可
雖然此第之出讀若也見叫吸若林之慘
而此第之可懼善之樂者或有至則治之投
若亦方便可也一燈沈水加三拜投敗胸中
活寫驅唱投之以至明治十年丁丑月十二
月五日中午祥居士初幸萬年法海堂



繁昌後記初編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非將為無非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成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婆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力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太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五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爪颯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涼氣來吹尋活如故斂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都俗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颯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萎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斂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平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墊鉄地，以墊鉄繩縱橫縛身，以墊鉄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罪人令負鉄山，從繩上行，遙落鉄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億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久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平手執器械，驅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體，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又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叶声何不來，迨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女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月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
顏立見之於前爽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委諸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家
間經一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清涼臭爛
皮穿膿流魚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髑髏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忍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抑臭散為快樂不亦愚乎情人哂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羞醜俱屬瓶糞更
媿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二乃與其嗜鹽女
寧撫毛獠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於予嘆曰無緣
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火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銅或以契鉄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甚苦烏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千番牌事並見前篇亦苦也哉肩樂夫之前叫後喚車力子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喚油晝則叫醴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粉叫歌曲叫按八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近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兩賣煨薯孤叟夜聖鬻大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烏彼則固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飢這箇貧儒叫喚地

人之遊推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眉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繪更來又幾杯家姐按曲喝味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滿碗酒滄侍女懸着

道碗中莫牛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纏頭容辨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技上肩寒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曹苦不可
言也先服解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矣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未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舊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繁々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件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并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與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為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情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一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俟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鐵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鐵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內七鐵幢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
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身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披衣之苦未至凍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莩雖貧有舍雖敝有褐飯
有茶碗有軟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俱不幸如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聞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爾並惱人爾於利見枯
於名爲縛籠亦若驚辱亦若驚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經
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乞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竈省薪水之勞無

每言後言 初編

永無欲脫桔，鮮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社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棄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息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畫則奔
 走售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淡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嗑末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斧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裂燒來獄卒驅
 炎熱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一個由句縵那驛等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讓
 一路極嶮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嶮
 岨闇黑又沒肩輿可備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着個封侯跟來過遇此嶮所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能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耳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着時
誰思生時所寵幸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剝剝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葉館及至蓋棺方纔覺悟奈一日命絕

百悔難追今乃臨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幸臣聽
說目慚且泣嗔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万段稱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瑛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天大罪過擔
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却受楚河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此氣好生將世子只恐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知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使腹心

某等在朝，益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夕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幸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着病，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疾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好說。禾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坎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剝有報罪網，爭脫爲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仗倚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遂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怨豈滅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得二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鉢面，饒之衆怒，嘴道：『幽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亂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屎滾尿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の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必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戀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賴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午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薦冲了雲來隨即伸手跨去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切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薦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呸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聾了郎
道聞之比其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會拍脛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肉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墮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啗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及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目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笞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春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着個壯夫慌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堂，不過四散五走，有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者！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難
難着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垂憐。」太醫回道：「好々職
係司命，何惜此手，上前來診一診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声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鬼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思。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終好顧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此，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為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畏。程子云
學者於秋氏之說，直須如淫声義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嘗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
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磕頭拜了數番顧
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无用思我為
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
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
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
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
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掛秋氏或
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下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
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路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
刃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掌道果來矣彼所著繁
昌記諧謔無禮極口罵古果然獲罪於聖人雖假佛
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咳聲盧顧時有個看土站住
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
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一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為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為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大木，以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兼懸之，樹杪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各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贏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上數並都踰殺去了，其間東家竊香，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麼？私售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下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自然？其據山林屬佛在垂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捕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一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軍柱一般也。似及到易箒，猶記賤內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聲在耳，而身早沈沈。此素聞者，愆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邑中偷人之妻，最是大罪，乃邪淫之罪也。受淫苦等，身子贏毀到細小如針，方纔罷，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東西思且，趁早絕了，本實先慳，淫苦有方，其如我何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我觀一觀了，就摩頂放踵，喝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非尋斧鉞，奈何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摩撫一遍，嘆道：「箇將脫，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雙手緊緊把住了。一刀拚命待抽，蕩子掣了眉兒叫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窮漢扭捏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怎拔得掣？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來。」蕩子道：「呸！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履吃菲，一生守錢，半文不花着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苛約立法，年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方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執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秋尊絕人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賤個妾始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句，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可恨？因請拙老樵，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里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窘窮洵然一聲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點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算苦心典贖忍寒
送暖虔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算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搶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妓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環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者爲他人妓道怎不又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小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禿驢並回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柳亦
豈莫誡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吹一聲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聽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的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發禿驢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肚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巖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踰過內中一人凭着欄干喝米道錦帶橋雖羨爭看這等佳麗矢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開契則開契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羨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并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下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乃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東手看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當幾方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此世豈得不

繁昌後記 初編

腐儒廢

幾個催行地點住，岸邊點了橋上躡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蓋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世，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雙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躡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責嘴之鄙，頓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入定不別設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憂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當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煩為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做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暇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叔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爲仁義認人倫所以爲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某徒誇說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僅

僕以銜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某也外面矜持內行汗穢非如某也况豈肯爲託查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爲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爲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唱采之声掀死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村一標人物婆年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少爲親鬻身爲

妓潤花以來小心陪容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作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揆
口道可惜這等義良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夫人也好嫁巨室稱縵人也甚好必定正內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找宜鮮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襯衣多

少男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看個罪人瘦弱斂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舊寒襖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看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朋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雞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辭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爐火慢慢的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繁華後言 初編 十五
連皮剝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為裸者得。腰下內裡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私窠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股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到閻寧熟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回父母之心。翁在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解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是露出那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然他証レ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三歩為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

時惶忙翁方纔醒人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
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々墜
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
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羞物忽起了慾心露
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
了甚處裏了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
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
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
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遮住了道休々
々常言道夫婦執爭狗兒也不吃着外欠睡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
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
間不掛着內衫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
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
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
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一擲百力呼駢叫
梟不知在場中爲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
褻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
速去說到這地欠婆睡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几
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着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凡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畱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擡舉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態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搖頭唱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復爭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爭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茅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面幾條檠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着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諷休諷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看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從迫方纔起身，取朴刀上進，叱咤一聲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麼？」你可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覷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手不學，猶技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孟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存一平首，以學專一，上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在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各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榜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乏，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該算一算來高笑道對帳步算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為何也身爲高買富等封侯單了陶朱架了倚頑穿錦吃玉養翠畜紅公候亦不仗着我生活不待况大夫况士今日士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誠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萬乃埋葬之日把萬金殉柩現藏

在某土中請幸不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好右放心談王帳前從宜方便好好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高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撤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婆婆世界近日有何奇賓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慢奉話大坂之賊某乘飢嘯聚一時間開天闢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京地億方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繁昌後記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譜之跳々舞云真箇桓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上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比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檢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戶何如賓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来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鮮

繁昌後記初編終

